

伍绮诗作品中的深渊与救赎

田润涵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西安 710128

摘要：美籍华裔作家伍绮诗在《无声告白》和《小小小小的火》聚焦于生命生成的内在性困境，其作品一方面书写了主流文化对异文化的驱逐，还揭示了暗含其中的“存在先于潜能”的目的论视野，这种对生命的限定从内在性上限制了多维生命的生成。两部作品构成了跨时空叙事，在差异与对话中引导生命从深渊走向救赎。

关键词：伍绮诗；《无声告白》；《小小小小的火》；潜能

作为80后华裔女作家，伍绮诗自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长大，其作品《无声告白》与《小小小小的火》皆围绕种族文化的困境去展开救赎。《无声告白》（2014）讲述了美籍华裔男性詹姆斯·李和美国白人女性玛丽琳组成的跨族裔家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1]，主要关注女性与少数族裔的身份困境；《小小小小的火》（2017）则围绕两个家庭展开线索，构成规则与自由的对话^[2]。但伍绮诗的目的并不在于种族主义立场或是倡导寻根，而是指向困境背后的生命构成的黑暗深渊，由困境的书写走向救赎。

一、异文化下亚裔的身份深渊

《无声告白》的创作早于《小小小小的火》，如果说《小小小小的火》是生命与身份认同的救赎之路，那么《无声告白》则是身份困境的多重困境。《小小小小的火》中的矛盾冲突由一起“弃婴领养”事件作为开端，其书写充斥着主流文化对亚裔等有色人种的排斥，在边缘者与越界者中展开对话。

未婚先孕的单身母亲贝比·周是一位“来自广东，英语差劲”的可怜人，贝比在贫困潦倒之际精神失常，将自己刚刚诞下的女儿周美玲遗弃在消防站，清醒后又后悔，一心想要寻回自己的孩子。而领养孩子的家庭正是理查德森太太的闺蜜麦卡洛太太，麦卡洛太太在艰辛的怀孕流产的不断循环中，如获珍宝地收养了黑头发黄皮肤的周美玲，并为她起名密卡贝尔。在这场争夺战中，另一位焦点人物即贝比的免费辩护律师，艾德·林。对艾德·林的画像正揭示了90年代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这正是主流文化对他者异文化的限定。在麦卡洛太太看来，艾德·林身材健壮，不同于一般的亚裔形象，在辩护中以“愤怒亚洲男人”的形象咄咄逼人。在美国民

众的一贯认知中，“亚洲男人应该是谦虚礼让、与世无争的，他们不能生气，更不能咄咄逼人。”^[2]这正是“模范少数族裔”的最佳表达。20世纪60年代起，亚裔被塑造为模范少数族裔，“亚裔美国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后现代的困境当中：在标榜多元文化的氛围中，从前是黄祸，现在则是超级模范。”^{[3]P543}因而对艾德·林的形象控诉实际是西科尔市民的共同心声，与其说亚洲男人是谦逊的，不如说应是软弱的，而小说中关于“中国芭比”的认知困境则揭示了种族色盲所表征的种族虚无主义。

种族色盲概念由迈克尔·奥米和霍华德·怀南特提出，指涉一种全新的、具有流动性的种族霸权形式。在“色盲”理念的支配之下，社会和个体从心理上、视觉上、文化上直接对种族的类别及其相应问题采取不可视的回应，进而试图忽略甚至消解种族这一概念。^[4]无论是麦卡洛夫夫妇还是理查德森太太，其都以种族色盲倾向回避了尖锐的种族问题，以一种“种族虚无主义”忽视种族歧视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在西克尔高地，英语不是纯粹的英语，还特殊的区分有黑人英语与东方口音。在一切种族傲慢的视角下，东方面孔既“难以分辨的”雷同却又醒目，混血儿的出生更是被视为一种错误的结合，“种族色盲现象”之下掩盖的是对其他种族文化的贬低，因而，理查德森太太和麦卡洛太太皆试图取消种族的概念，但这种行为实为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这里可以存在一个假设，麦卡洛夫夫妇收养的密卡贝尔究竟会走向怎样的结局？与这个问题相呼应的答案可以在伍绮诗的处女作《无声告白》中寻得。

第二代华裔移民的詹姆斯·李，他的沉默是美籍华裔族群百年来集体失语的真实写照。奥古斯丁将记忆作为心灵的肠胃，反刍的饭菜会从胃里涌出，由经验的感

官特征所构成的味道也会从记忆中走出。^[5]那么对詹姆斯而言,记忆的味道凝结的只有痛苦与羞耻。“食物是社会阶级、族裔、宗教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社会体制化群体的标记”。^{[6]P125}詹姆斯拒绝吃叉烧包,拒绝饮食文化对他的社会形象进行标记,从而实现对一切中国性特征的拒绝,努力建构“次白人”的模范中介角色。但这种行为在加剧种族刻板印象的同时,并没有减少他者的凝视与拒斥。詹姆斯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权力审视的凝视下,始终都因为东方人的面孔而被排斥在主流文化外,他渴望完美地融入主流文化,但种族认知始终在记忆的反当中,取消时空间隔,在每时每刻的凝视下反复品尝着这份自卑与恐惧。

作为失语的边缘人物,詹姆斯试图以孩子疗愈这份创伤,他先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强加于大儿子内斯与二女儿莉迪亚。而“泳池边的中国佬”游戏挫败了詹姆斯对内斯的期待,进而转向以莉迪亚的身份建构,给莉迪亚贴上一切善于社交、合群、聪明的标签,弥补他未完成的主流化心愿,却使得莉迪亚陷入无法自我言说的困境,在不知不觉中加速了莉迪亚的死亡。

因而回到《小小小小的火》中假设的问题,在这样的种族文化困境中,密卡贝尔或许在麦卡洛夫夫妇的教育下,不会成长为自卑敏感的詹姆斯或是走向死亡的莉迪亚,却可能会困束于自己与父母的 difference。正如“中国芭比”对美华族裔的重要性争论,伍绮诗在采访中也表达母亲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寻觅亚洲芭比的艰难历程,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家庭是否认知到不同族裔间的复杂张力。密卡贝尔无法认识自己的民族,无法解释自己的肤色,甚至深陷于周美玲的身份困境。或许她本不需要“固体食物米饭”,在水墨画、唐三彩的环绕中也不能正确理解中国人的形象。毕竟在同伴与父母的眼中,中国人还是吊着眼睛留着辫子的清朝落后形象。她的父母是全然的美国人,她却被社会所赋予的凝视强行“中国化”,从而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无法规避的文化障碍,这正是种族虚无主义与色盲现象所忽视的创伤。

二、潜能与实现的裂痕

两部作品所呈现出的创伤与困境既是种族间的,也是社会身份形象的重构,既是主流文化对异文化驱逐的结果,还包含了贯穿在诸多事件中超出接受阈限的创伤,使得异文化对主体彻底撕裂,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主体潜能的限制。

潜能概念始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描述,

作为一种灵魂的能力,潜能实然是“持有”与“缺失”共存的双重结构。^{[7]P205}伍绮诗笔下的潜能包含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图景、社会对族裔的认知以及个体对生命的实现。但这种潜能中也涵盖了某种困境:社会对女性的多重建构,即女性应该奉献自己还是自我实现;父母为孩子设定的目标,这种“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暗含的限定性存在;东西方的族裔认知,即东方人应该表现为何种形象的排异性视角。

《无声告白》中充满了潜能的标签化实现。首先是莉迪亚的母亲,玛丽琳的女性身份困境。不同于詹姆斯的“合群化”,玛丽琳立下的愿望是绝不困束于像母亲一样渺小可悲的人生,但玛丽琳的两次“逃离”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之中,无论是玛丽琳与母亲关于女性身份实现的争议,还是社会对独立女性的偏见,如“野孩子杰克”的母亲珍妮特·伍尔夫,都表现了在男性话语主导下的社会对女性潜能实现的扼杀。因而玛丽琳深深触动于莉迪亚对烹饪书的“毁灭”,她下定决心让莉迪亚去实现她未完成的伟大梦想。而唯一拒斥了父亲东方特征,继承了母亲高加索人种蓝眼睛的莉迪亚,便表征出父母两种异文化错位结合的割裂感,但真正限制了莉迪亚内在生命构成的是生命框架的预先设定,即标签化的潜能生命。

当代哲学家阿甘本指出,亚里士多德以潜能定义本质,从而为生命设定了外在规范与目的。^[8]生命(life)的整体概念在古希腊并没有得到统一,而是被分割于 Zoē 和 bios 这组对子中:Zoē 是动物层面的自然生命,指涉的是纯粹“活着”的概念;而 bios 是政治生活生命的实现,指向的是“活得好”的至善生命。“实践——人类行动——变成了为了追求善而打开的维度,人必须通过实践来实现他不可能不追求的最终目的”。^{[9]P128}而在政治、伦理、生物学等发展下,生命进一步被划分为高低贵贱之分,如理查德森太太以高位者凝视着其他的少数族裔,对其或施舍或怜悯;在生命的实现中,奢华的房子与安定富裕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在写满期待与愿望的镜子中,莉迪亚拼命地实现着他者的欲望以追逐大他者的爱,也正是在父母以“形式先于现实”或是“实现先于潜能”的目的论限定下,莉迪亚不再是莉迪亚,主体不是无意识的操演性发展,而被替换为意图设定下的梦想框架载体,是承载着父母至高理想的潜能存在。只有这样,才能从一无所有的 Zoē 走向至善的 bios。父母试图以其各自的“潜能实现”去共同建构起莉迪亚,

但对莉迪亚而言,这两种期待都是外在于主体的他者。处于这种混合体的莉迪亚被这种他者的异文化强加灌输,主体趋同于父母的意志异质化为阈限人,又在情感的失落中操纵着主体的生命,最终彻底撕裂了莉迪亚,以死亡寻求解脱。

《小小小小的火》中也充满了这种潜能限制的生命存在,作为敬畏秩序与规则的第三代西克尔人,理查德森太太以无数次的否定掐灭小女儿伊奇的叛逆火苗,将米娅逐出社区,实然也是“西克尔高地”的主导性文化对“一切规则之外”的异文化的拒斥与修正。西克尔高地街区的色彩、花园的种植高度等皆有严格的规则,这一空间表征着西克尔市民的一丝不苟,它渗透到土壤之中,把一代代人培养为完美主义者。理查德森太太如同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西高尔居民,在规则中成长,在秩序中完美,在生命的诞生之际,生命又已经被书写完毕。其将一生都忠于实用性的生命哲学,美丽的房子、稳定的工作、幸福的家庭与健康的孩子,这种生活模式代代循环。事实上,正是这种本质先行的“潜能一实现”限制了生命更为多样的可能性,因而对内在生命的重建至关重要。

三、内在生命的救赎

生命的深渊是被多种原因导向,但主要诱因在于他者对主体生命的破坏。莉迪亚长久以来淹没在死亡冲动的痛苦中,戴着父母期望的象征秩序的面具,用一个个谎话书写她的身份,使得能指谋杀了主体。拉康意义上的死亡冲动是一种无意识中的力量,从欲望与享乐的角度,将死亡冲动定位在象征界的能指和原始享乐缺失的间距中。换言之,死亡冲动最初是尚未被能指表征的纯粹疼痛,在能指之后便是幻想的享乐,在主体的欲望之路中唤起生冲动(Eros)。^[11]莉迪亚渴望实现父母的期望,但这种能指的欲望并没有填满主体的享乐之缺失,莉迪亚并没有如期收获一切,从而不断以谎言去伪装自己的身份,以获得父母的认同。在痛苦中维持着死亡冲动,最终以拥抱恐惧的方式走向死亡。在生命的最后,莉迪亚以死亡悬置一切心理和身体行为,以生命主体的最终姿态,为创伤支离破碎的家庭留下了无尽的反思,使得他们从失语走向对话,也以其死亡揭示了生命的困境。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破坏后重建生命,德勒兹给出的答案是穷竭。在他看来,列维纳斯的“躺下入睡”并不是彻底的穷竭,唯有“坐”才是真正无意义的发生,才能穷竭一切声音、意义、语言与感觉,在纯粹

的内在性平面上,让生命的祭坛重燃潜在生命的火苗。^[10]而这种对生命重建,伍绮诗则在《小小小小的火》中以米娅的生命实现给出了答案。

流浪艺术家米娅以不断的越界行为拓展生命发展的空间,这种对秩序规则的反叛同样被西克尔高地的主流文化边缘化,但对艺术和家人的爱让米娅在四海为家的流散中建构了自己的家园,她的“变形”艺术更是表达了她对一切生命重塑。在理查德森家庭的内部,米娅以其思想的自由敲开了其秩序封闭下的牢笼。理查德森太太并非是纯粹的保守主义者,但她所捍卫的规则与秩序以主导性的力量掐灭了抗争的火苗,以主流文化的排他性力量驱逐了这份逆反的异文化心理。而长期生活在家人与社会另类的眼光中的伊奇,她的言语行为都被贴上错误的“叛逆者”标签。米娅的到来改变了伊奇的自暴自弃与生命枷锁,正如伊奇所言,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和她的哥哥姐姐相似,继承与捍卫着一切规则与制度,穿正确的衣服、说正确的话、与正确的人交朋友。因此,伊奇自觉是漂泊者米娅的同伴,她渴望同米娅一样以生命的逃逸线去远离一切规则,在一种狂欢和游荡中,以内心深处暗藏的破坏欲望的颠覆分子与规则行为进行对抗^[12],这正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关于“形式对内在性生命的限定与标签化”主张。

而对规则的打破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故事的最后,伊奇正是以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所畏惧的大火,以燎原之势打破陈旧的枷锁。十岁的伊奇企图放走动物保护协会中犹如“死刑犯”的流浪猫,而十四岁的她在一切痛苦与压抑中勇敢地走向了自由,踏上了对米娅的追寻之路。原型批评理论将追寻视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伊奇对米娅的追寻实质是生命内在主体的潜能重构,以一种四海为家的逃逸线表达族裔共生的存在。

因此,不存在某种命运限定与本质先行,而是要积极寻求生命完整的潜能去寻求生命的内在性。对潜能的重建也并非是如种族虚无主义以色盲掩盖歧视,而是要取消一切定义行为。无论民族、肤色、生理机制或是职业身份等,人的存在都蕴含着多维的自由与可能性发展,人可以选择他们成为的人,无关高低优劣,进而在一种尚未完成的多重可能世界中自由选择。

结语

伍绮诗的作品中,每个人都有深刻沉重的故事,其以最为厚重的历史塑造了内在的生命,正如伍绮诗在采

访中所言,她希望读者能意识到,是哪些行为在剥夺弱势生命主体的声音。《无声告白》更多书写的个体在边缘化中的生命深渊,《小小小小的火》则以米娅的越界行为表达其救赎之路。从玛丽琳在家庭中的徘徊到米娅四海为家的漂泊,从詹姆斯的异邦流散症候到艾德·林对主体文化的建构,从莉迪亚的死亡悲剧到伊奇勇敢地走向自由,两部作品以“问答式”跨时空叙事,将生命从深渊引向救赎。因而重建与释放生命的潜能至关重要,即便在最为原始状态下的人类也以否定性的力量区别于其他生命体,在徘徊与荒原中否定、发现和改变,不断实现与改写自身的潜能,最终以潜能的现实化实现了人类的进步历史。树能成为树,花能成为花,但只局限于此。唯持有完满潜能的生命体拥有自由发生的变化,在对生命与自由的实现或是悬置中创造自己的历史与明天。

参考文献

- [1][美]伍绮诗.无声告白[M].孙璐译.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 [2][美]伍绮诗.小小小小的火[M].孙璐译.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 [3]Juan,E.San.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The Predicament of the Asian American Writer in Late Capitalism."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3.3(Fall 1991): 542-65
- [4]Omi M,Winant H.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90s(3rd ed)[M]. New York: Routledge,2015.
- [5][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6]Anderson, E.N.2005. Everyone Eats:Understanding Food and Culture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M].苗力田、徐开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05.
- [8][意]吉奥乔·阿甘本.潜能[M].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298.
- [9]吉奥乔·阿甘本:《业:简论行动、过错和姿势》,潘震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128.
- [10]Gilles Deleuze, L'Epuisé, Paris: Minuit, 1992: 64.
- [11][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12][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396.